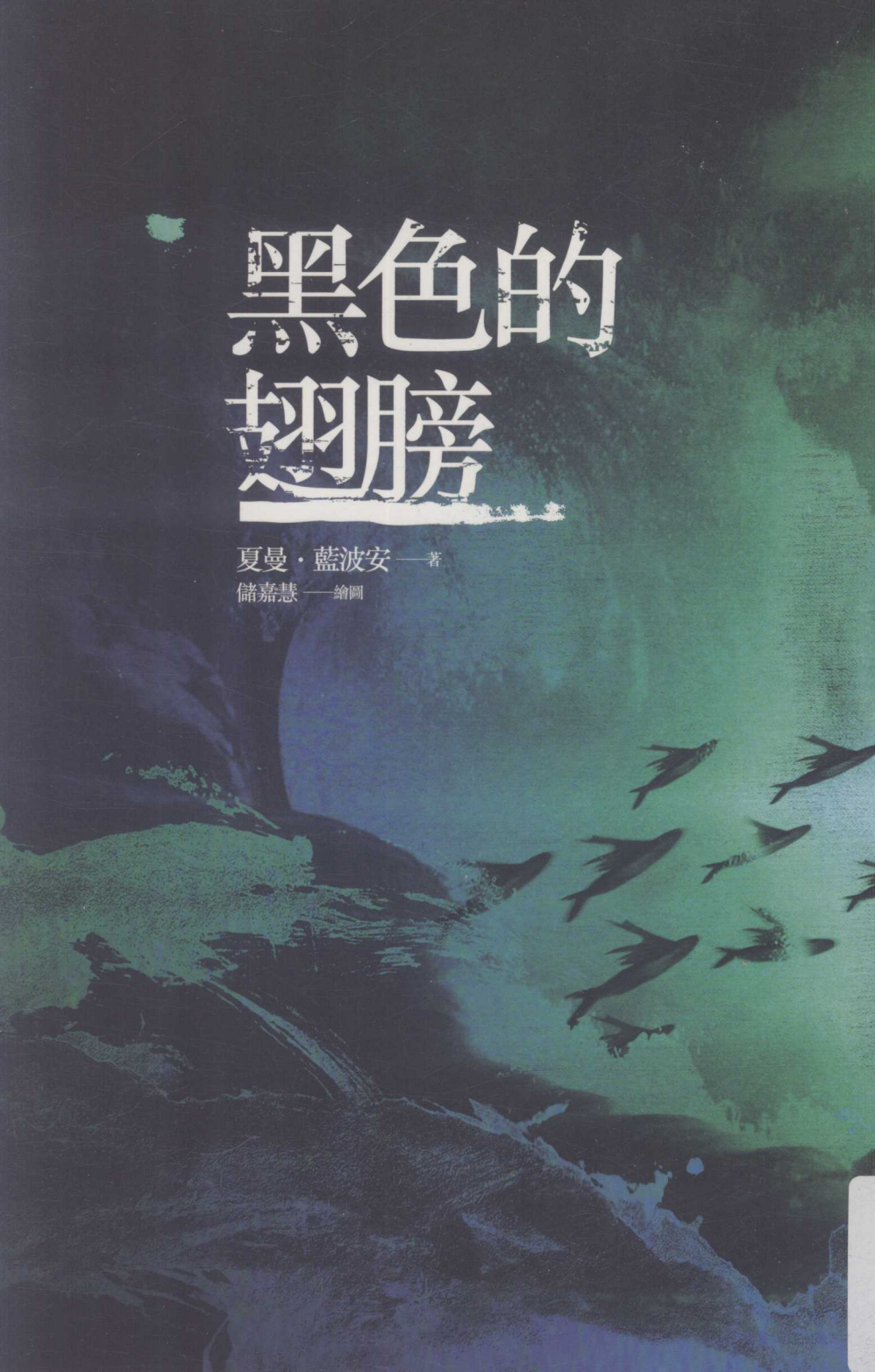


黑色的 翅膀

夏曼·藍波安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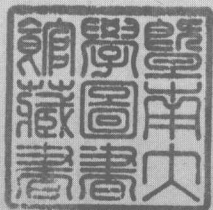
儲嘉慧——繪圖



港台書

黑色的 的 翅膀

作者／夏曼·藍波安
繪圖／儲嘉慧



當代名家

黑色的翅膀

2009年8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7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	者	夏曼・藍波安
繪	圖	儲嘉慧
發	行	人林載爵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
叢書主編電話 (02) 276343004 轉5228
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：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電話：(02) 29178022
台北忠孝門市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
電話：(02) 27683708
台北新生門市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電話：(02) 23620308
台中分公司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
暨門市電話：(04) 22371234 ext. 5
高雄辦事處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2樓
電話：(07) 2211234 ext. 5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7683708
印刷者 文鴻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

叢書主編	邱靖絨
校對	吳美滿
封面設計	莊謹銘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。 ISBN 978-957-08-3449-9 (平裝)

聯經網址：www.linkingbooks.com.tw

電子信箱：linking@udngroup.com

特別感謝國家文藝基金會獎助此書創作

推薦序一

孤星照大海

陳芳明

（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）

追夢千尋，縱浪萬里，是夏曼·藍波安筆下渲染釀造的文學氣象。他創作出來的小說與散文，適時節制本土化口號的虛矯與虛構。他的作品還未出現之前，海洋就一直承受程度不同的錯覺與誤解。至少對於島上馳騁四百年的漢人來說，海洋永遠是陌生的未知危險水域。夏曼·藍波安的出現，不僅開啓大海的迷人景象，也改寫漢人文學中的惱人想像。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，這位決心返回蘭嶼的達悟族作家，放棄他的漢名施努來之際，便已為台灣文學帶來無窮的暗示。對於當時噪音日益喧囂、定義日益狹隘的本土化運動，他的歸鄉行動確實具有廓清與充實的作用。

夏曼·藍波安的回歸證明是豐收且富饒，他不只是為蘭嶼攜回一位驍勇的海上健兒，也為台灣催生一位不懈的文壇健將。他的雙重視野，既重新認識飛魚故鄉的神話

故事，也重新評估台灣漢人的文化傳統。就像所有回到部落的原住民作家，一旦提筆創作時，立刻擁有書寫的優勢。這是因為他們的思考與行動，極為熟悉自己的文化，同時也熟悉漢人的行為模式。夏曼·藍波安的《八代灣的神話》（一九九二）與《黑色的翅膀》（一九九八），正是典型的代表。

對他個人來說，回到原鄉時，可能已經遲到。受到高度邊緣化的達悟族文化，經過長年的侵蝕與傷害，幾乎已瀕臨崩解。重返蘭嶼，已不再以漢人文化的洗禮為傲，而是謙卑地重新接受神話故事的召喚。撰寫《八代灣的神話》，是他原鄉啟蒙的再出發。那是一種對達悟族文化的全盤再認識之後，藉此他才具有足夠的能力到達《黑色的翅膀》。

飛魚呈銀白色，擁有可以張開的雙翅；在海裡穿刺，在波上飛翔，充滿力道。達悟族傳誦著無數有關飛魚的神話傳說，負載著族人的歷史記憶與宗教信仰。每年二月到六月的飛魚季，正是族人禁忌盛行的時刻。在這段神聖的期間，每位成員都必須謹言慎行；如果犯忌，便受到詛咒。夏曼·藍波安回到原鄉，並非只是為了解文化中的禁忌，他還親自下海從事捕魚的行動。曾經被漢化的夏曼·藍波安，簡直是以重新做人的身段改造自己的人格。

這部作品是原住民文學中罕見的成長小說。書中描述四位達悟族小孩認識世界的過程，對生命、對族人、對知識、對異性的啓蒙。四位小孩的人格，其實是作者本人的縮影，他們接受漢人文化的教育，同時也面臨達悟族文化的傳承危機。在歷史與價值之間，拉扯著緊繃的張力。這兩種矛盾衝突的力量，也是現實與夢想之間的頹頹。一位在蘭嶼出生的男孩，在啓蒙之後便立即陷入抉擇的深淵：「白色的魚鱗」與「白色的胴體」，分別隱喻著蘭嶼的飛魚與台灣的女人。

夏曼·藍波安的文字，剛柔並濟，軟硬兼施，頗使讀者在內心產生震動。小說的第一章，開門見山就呈現魚群洶湧而來的氣勢。翻滾遨遊在波濤中的飛魚，是大自然中堅強傲慢的生物，也是達悟族神話傳說的終極寄託。相對於大海的氣象萬千，人類的生命極其渺小脆弱。達悟族生來就已註定要與海浪搏鬥，也要與龐大的魚群對決。飛魚是生命的珍貴資源，是決定人格的重要測試，也是達悟信仰的崇高象徵。每當描寫魚群時，他的文字便具有緊湊的節奏，可以感受到他的筆法速度。非身臨其境者，絕對不可能有如此傳神的描繪。那種彪悍之氣，唯夏曼能夠到達。

然而，他的文字也有溫柔詩意的氛圍。小說中四個小孩躺在地上仰望星星時，也情不自禁說出內心各自的夢想。星象其實也隱藏地上人事的起伏，小說是如此解讀著

星星的秘密：「天蠟座如果很多又很亮的話，表示飛魚很多」，「最頂端是那個星，如果經常一閃一閃，象徵今年颱風很多。」這種神祕的文化，在於彰顯達悟人面對自然景象時的謙卑，而且也揭示作者以柔軟的情感貼近難以言說的命運。

他的小說寫得最爲動人之處，便是以星子的連結象徵友情的牽繫。其中一位小孩指向處女座，問是什麼意思？另外一位小孩回答：「一個連一個，永遠不離的意思。」作者筆鋒一轉。展開如下的對話：

「米特，你要在我們那三顆星的北邊還是南邊？」

「哦……我要那個在南邊的哪顆星。」

「好，那我們就永遠在一起了。」

童話似的對白，具有神話似的淒美。夏曼寫到孩子之間的說話時，刻意放慢文字的速度，讀來益覺輕柔。他的小說技法讓達悟文化傳統裡的強悍和細膩構成鮮明對比。漢語的挪用，也許不能準確傳遞達悟語言的奧秘。不過，他在書寫時，讓母語拼音與漢語翻譯並置，相當漂亮地完成語際之間的跨越。做爲漢語的讀者，對於他的用

心良苦也不能不暗自擊掌讚嘆。

《黑色的翅膀》一方面維護達悟文化，一方面批判漢人文化，其中的微言大義相當犀利地揭露所謂本土化的假面。被視為海洋文學代言人的夏曼·藍波安，從來不會因為文學受到肯定而自滿，相反的，他更為焦慮地期待族人接納他。在一次座談會上他公開表示：「現在族人一談到夏曼·藍波安，就知道我會抓鬼頭刀魚，也是一個潛水射魚的高手。」這樣的評價，較諸被承認為傑出作家還更值得喜悅。

大海茫茫，毫無邊際，達悟人樂於以肌膚、以生命接受沖刷。在波濤中感受擊打的力量時，達悟人的文化便精確獲得定義。來自蘭嶼的夏曼·藍波安，以一顆孤星的姿態照耀大海，台灣文學因此而獲致豐饒的想像。

推薦序一

築夢的海洋地圖

郝譽翔

(小說家、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)

「黑就像汪洋大海中最深層的地方，隱藏自然界的奧秘。黑，是世上最公平的顏色，沒有黑夜，世界就變得極為單調乏味。」——《黑色的翅膀》

打開《黑色的翅膀》，一字一字讀下去，我好像回到了最親愛的大海，躺在它湛藍色的懷抱裡，寧靜安詳，但在隱約之中，卻又不知從何處瀰漫出了一絲絲的惆悵與憂傷。不僅如此，在夏曼·藍波安的文字裡，我彷彿再度聞到了大海的氣味，聽到了它反覆的吟唱，唱起一首屬於海洋民族的抒情歌謠，而那歌聲幽幽迴盪在佈滿了晶瑩月光的海面上。

《黑色的翅膀》寫於一九九八年，二十世紀的末尾，可以說是夏曼·藍波安的第

一部長篇力作，如今隔了十年再往回看，卻依然充滿了新鮮的氣息，以及一股樸拙渾厚的生命力。在這十年中，台灣正是走了一個本土化浪潮的巔峰，這或許讓我們多注意了海洋一些，也加更體會到自己所踩踏的土地，原來是一座漂浮在大海上的小島，然而可惜的是，漢人的海洋書寫卻仍然是那樣的稀少，屈指可數，除了廖鴻基之外，我們大都還是站在陸地的邊緣，遙遙地望向大海，以一廂情願的浪漫幻想來補充它，或甚至是以科技商業的方式去掠奪它。海洋，在漢人的想像中，經常變成了海鮮，而沒有喝過幾口海水，也從未潛到海平面以下的人們，大概永遠也無法瞭解，海洋所能給予的啓迪與安慰究竟有哪些？而那是一個太過神祕的內太空世界，就連科學都要臣服在它腳前，因為自己的無知無能而羞愧。

海洋雖然神祕，但它並不遙遠，它就環繞著島嶼，觸手可及，但生活在島上的人們卻寧可蒙上了眼睛，假裝什麼都不見。唯有徒手潛入水底三十公尺以下的夏曼·藍波安，他從大海中回來了，並且用文字把那些潛藏在幽暗深處的秘密，轉化成了《黑色的翅膀》。讀它，不僅是在讀蘭嶼這一座比台灣還要小的小島的故事，也是在讀那無限大的大海的故事，在讀我們所失落和遺忘的那一個世界的故事。據說，那裡就是人類祖先演化的起源；據說，那裡也是地球母親最古老的子宮；甚至



據說，在我們的身體裡面，至今都還潛藏著一段前世的魚的記憶，而當我們死後，也都要回歸到那裡，或者是如同蘭嶼的神話傳說，所有死去的靈魂都將變成了黑夜中一顆顆閃亮的星，夜夜和大海的波光交相輝映。

《黑色的翅膀》的故事看似簡單，但其實一直在進行對照：兩個島嶼——蘭嶼和台灣的對照，達悟名字和漢文名字、黑黑的達悟小孩和台灣女人「白白的胴體」的對照，還有海洋傳說和學校漢人課本的對照，乃至於兩種人生和世界觀的對照。相形之下，台灣，彷彿是一座並不以為自己是島的島，它更像是一塊將中原漢人傳統思維移植過來的大陸。而夏曼卻是要從蘭嶼出發，以邊緣角度，輕而易舉地揭穿了漢人思維的僵固、封閉和侷限，並且重新尋回在現代化過程之中，我們的心靈所被切蝕而去的另外一個半圓。

小說一開頭描述飛魚季節魚群的洄游，蘭嶼勇士們駕著拼板舟，沐浴在月光之下，奮力捕魚的場面，壯美又遼闊，不禁讓人想起了《老人與海》。但是，正如陳其南在《海浪的記憶》一書中序文所言：「比起夏曼·藍波安，海明威對海和鯨的瞭解與互動關係就顯得相當膚面與單調。」在海明威筆下的海洋，乃是個人主義式的存在與生命實踐，然而夏曼卻是以海洋民族的思維，寫出了大海所蘊含的豐富多層的象徵

意涵。飛魚季，它一方面既是集體的合作與較勁，但另一方面又是極端孤獨的個人，駕著小舟，漂泊在汪洋之上。它一方面既要展現個人強悍的力與美，但一方面卻又講求謙卑和讓，絕不自大張揚。對夏曼而言，海洋雖是一個實際謀生的管道，但卻又同時是洗滌靈魂的神聖場域，也是黑暗心靈的教堂。他說：「肉體是獻給孩子的母親，靈魂是獻給海洋的。」而捕魚，既是一場殘酷血腥的殺戮，但更是對於大自然生靈的崇敬、召喚與友好。黑夜裡，船在大浪中翻滾，他對著浪裡掙扎拼搏的鬼頭刀魚，念誦道：「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先的朋友，丟棄你原始凶悍的靈魂，順從我胸膛的心願，乖乖地上船吧。」

當讀到夏曼的作品時，我才知道，我雖然是一個熱愛大海、熱愛潛水之人，但對於海，我幾乎一所知，更可悲的是，失去了一顆敬畏善靈與惡靈的謙卑之心。而當我去到蘭嶼，看夏曼潛水，一去就是兩個多小時，不用攜任何氣瓶，也沒有任何現代化的輔助器具，只有一個浮標和一把自製的魚槍，我才慚愧地體認到，我本以為自己稍稍瞭解海，但其實一點也不。而當我看見夏曼走過潮濕發亮的銳利黑色礁岩，然後消失在滔天的雪白巨浪之中時，我才知道，和達悟人相較之下，我其實從未見識過，什麼叫做真正的大海。而當讀到《黑色的翅膀》，我也才學到了要收起文明的傲慢，學



到了什麼叫做安靜的智慧，以及如何聆聽觀察海浪，乃至於萬物的聲音，它們純真、乾淨、不撒謊。

我感動於這本小說中對於父祖輩的敬愛，孺慕真情，溢於言表，也感動於小說主角漂流大海、奔赴他方的夢想。我也渴望像吉吉米特和卡斯瓦勒一樣，找到一張築夢的世界地圖，而在其中，我們將找到了屬於自己這一座島嶼的位置，並且從此發現了更多更多的島嶼，美拉尼西亞、玻里尼西亞、庫克群島……，然後沿著這條大海中美麗的珍珠串鍊，航向一個夢中無止無盡的他方。



作者划拼板舟於蘭嶼海上。

潘小俠/攝

「黑色」的新版自序

夏曼·藍波安

筆者十年前書寫《黑色的翅膀》小說之初稿時，已經在蘭嶼的家與父母親共住了十年，然而手寫丟棄的稿子比完整稿多三倍以上，除了感覺創作文學的困難外，最困難的還是在於自己的華語程度很差。爲了寫得順利，只好日夜顛倒生活，在午夜找寧靜。晨光是父母親起來工作的時鐘，但那個時間正是我睡覺的開始，母親卻以她日出而作的觀念，毫不留情的在我耳邊碎碎念，像母雞的嘴喙啄著我的耳根，說：

「晨光的出現就是勞動的開始，男人該工作了！」

「對嘛！趕快去做工啦！」

「做工比較好，馬上可以跟老闆拿錢，寫字，寫到何時會有錢……」

「寫作，那真是沒有前途的錢」。

我孩子們的母親接著幫腔的說，「小說」是騙子的傑作，是幻想編織出來的，對

我們一絲好處都沒有，做工比較實在。他們只看見太陽放射的熾熱豔光，卻想像不出月光的柔和與智慧，但我認為「文學創作」就是我的工作。

家裡的女人，一位是母親，一位是孩子們的母親，一個女人要我去山裡開墾種地瓜、山藥；一個女人要我去工地做苦力賺錢，她們像母雞的喙啄著我的心靈，就是不曾思考過「文學創作」對我，或是對初民民族在現代化的進行式裡，或淺或深的被集體異化的同時，文學所扮演的重要性。

一段時日後，家裡的兩個女人又重複相似且極度刺耳話語，不僅令我無法專心的思考寫作，心靈也感到極度的疲憊，我用石頭壓住手寫的稿子，送孩子們上學後，偷偷的帶著潛水射魚的裝備，從後門出走。當我到達我潛水的地方時，便找個礁石洞，惡靈休息的空間，在裡頭望海清洗耳根裡雜語。

起初，我的創作不是在追逐著當作家的職業，也不曾感受過作家的職業，在台灣有什麼樣的崇高地位。我在蘭嶼成長的歲月，眼前日日都在變換的海洋，從無風的零級數，那湛藍清澈的海，魚兒漫遊在水世界裡讓我的童年孺慕如在天堂，孕育了我對她的浪漫想像；到了十七級數的颶風，從肉眼所及的浪頭到我們童年嬉戲的沙灘，颶風駭浪徹底清理陸地上的障礙物，駭浪的浪頭煞是海神怒氣沖天，海震毫不留情的震

虐地心，風神帶著凝重的海霧席捲陸地動植物的一切綠葉，無一倖免，肆虐過後的陸地情境，即便真實感受風神、海神瘋狂時的無情，我與童年的夥伴依然勇敢的站立在駭浪洩恨不到的陸地上，觀賞海神洩恨的壯觀景色，那些源自自然界的原初暴力，我都遇上也遇見了，如我小叔公說的，只能愛她，不可恨她，讓她的怒氣沉積在心坎。族人的想像是自然的野性暴力，卻不曾思想過自己的祖先是如何從自然環境裡學習生存；相似的，達悟族如何在現代化的文明社會縫隙中生存呢！

一年三百多天的日子，除了風神、海神瘋狂時不可出海外，幾乎每天都有人在海上、在海裡為生存學習海洋的脾氣，在不同的季節，族人用不同的生產簡陋漁具抓魚，以及敬天敬海的祭典儀式。這些宗教儀式與傳說的故事息息相關，那就是「黑色的翅膀——飛魚神話的傳說故事」讓族人的陸地耕作與海事活動很有次序展演在成長時的記憶，深刻的烙印在我兒時的心海，於是海上一但有幾艘拼板船在抓魚，我心中的感動就會浮現，讓我愉快。

我從小就聽父祖輩們說「人與海洋、人與魚」的故事，讓我在未來渴望作「海人」的傳統職業，記憶裡有具體的輪廓，那些故事非常的接近，非常的具象，其實就是我們島嶼，部落裡耆老們的故事。於是家裡的兩個女人，無數次的說我「你是男人嗎？」